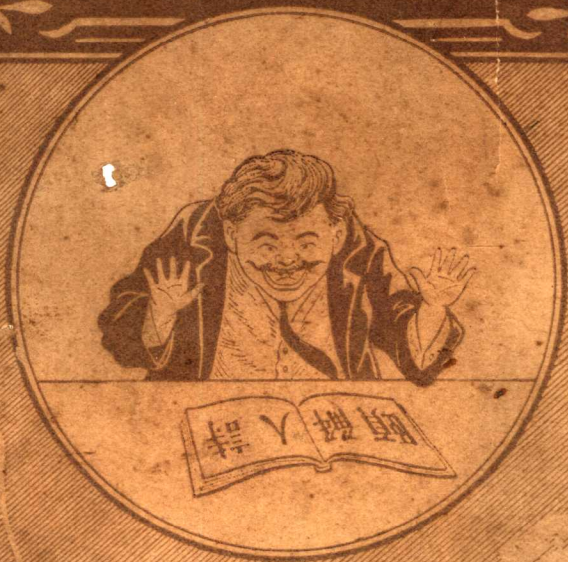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七十七編

詩人解頤語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景 有 興 趣 之 小 說



林

說



每集二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為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壬九三二號

中華民國五年十二月初版

(詩人解頤語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英國 倩伯 司

譯述者 閩侯 陳家 麟

發行者 靜海 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 北河南路北首 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秦州 長春 龍江 濟南 東昌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州 吳興 安慶 蕪湖 南昌 貴州 九江 漢口 武昌 商務印書館

長沙 寶慶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州 廈門 廣州 潮州 韶州 汕頭 澳門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石家莊 哈爾濱 新嘉坡 商務印書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一八四四

詩人解頤語卷下

鸚鵡食言

英國亨利第七。常居威司泯司忒宮。宮近太晤士河。憑檻可見河。流。宮中飼一鸚鵡。臨窗而掛。鸚鵡習聞渡人之語。亦能作人言。一日。鸚鵡忽落水中。乃大呼救人。曰。能救我者。予爾二十鎊。爲酬。河上有舵工。以爲人也。卽以小舟循聲而至。視之。則一鸚鵡帶鎖。而不能飛。則起而還之。國王王悅。鸚鵡之未死。舵工索錢。且言。鸚鵡許小人二十鎊矣。王吝。不予。言曰。向鳥問價。鳥言如何。吾卽予爾。舵工曰。可。鸚鵡曰。予此。無賴小人。四辨士可也。

威廉那斐亞踐諾

威廉那斐亞一日閒行於野次。遇一小女。執破盃而哭。威廉那斐亞問狀。此女蓋行饑於田間。飼其父。歸時不檢。而碎其盃。防受笞於母。故道哭極哀。語後。仰視威廉那斐亞曰。先生能否膠合吾之破盃。令完好。威廉那斐亞曰。吾滋不能。但能予錢。令爾別購一盃。以報母入囊。取錢。顧不得一。卽曰。明日此時。吾以錢待爾。且曰。汝誠語爾母。或不見笞。女亦放懷而去。威廉那斐亞歸而得書。翌日有人延飲於巴司。尙有一生客求面。威廉那斐亞大窘。知赴飲。則失信於少女。如少女之約。則又爽約於良友。思久之。卽作書謝友人。自念少女信已深。此諾萬不可負也。

解衣媚上

倭曾忒老雷者。英之大臣也。在伊里沙白女皇御宇。極器重之一

日。女皇行於市上道中。見微瀟。女皇不欲前。倭魯忒老雷侍側。卽自脫其新製之衣。鋪之汙泥之上。請女皇踐而過之。女皇躡足行。然心中感其愛己。賜賚甚富。於是得寵。且倭魯忒老雷貌亦魁偉。寵乃益甚。

以水淋菸

英國無菸。國人嗜菸。自倭魯忒老雷始也。其種來自美洲。一日坐靜室中吸菸。侍者以書入。見主人人口中發煙燄。不審其爲菸也。以爲火。發於心腹之間。卽犇出取水。自首淋其主人。倭魯忒老雷憫其愚。不之責。徐徐告之以故。侍者始恍然大悟。

倭魯忒老雷以菸啓女皇

一日。英女皇伊里沙白。召見倭魯忒老雷。倭魯忒老雷陳奏菸之

佳處並言其性質有益於人意。欲女皇重其事。且言自口中吹出之菸煙亦有助。兩女皇弗信。於是君臣以煙爲博果。如倭言則女皇負。否則罰之。倭魯忒老雷如言。未吸之前。先稱菸質之輕重。既而然火吸後。取灰稱之。凡菸一兩。灰但得其半。然則其半化爲煙矣。以餘灰之輕重準煙之輕重。卽知吹出之煙有觔兩也。女皇曰。天下有取五金悉化爲煙者。今爾則因煙而得金錢。何其幻也。金五

以化煙蓋當時方講化學
強水鎔五金故云

饋鼠

瑞士有婦人馴養一貓。乃爲其鄰撲而死之。婦人欲報之。乃覓得一羅鼠之網。得鼠五十。用篋裝之。饋其鄰。鄰以爲得盛饋。一啓來。篋羣鼠爭躍而出。四嚮奔突。篋中有書云。爾撲殺吾貓。吾無所酬。

故饋君以鼠。

俄供奉

俄國大彼得得御宇時。有供奉之俳優。能爲雅謔。凡俄皇有憂煩之事。得其一語。咸足破顏。一日。優之族兄被罪。當斬。優欲以術救之。大彼得見狀而知。卽曰。爾勿前。卽有所求。均不汝許。優卽跪曰。來求。陛下速斬吾兄。大彼得笑曰。汝善解吾意。立釋其兄。

司考根

英皇伊里沙白宮中。有司考根者。亦以滑稽供奉內廷。一日。向女皇貸五百鎊。屆期不能償。女皇立索司考根泥首請寬假。均弗允。值得女皇將過其門外。思以法乞恩。先期購一棺。臥於棺中。請女皇視之。其黨如言。女皇怪問。黨人答曰。卽侍陛下之司考根。今死。

矣。女皇曰。吾未聞其病。乃遽死耶。彼尙欠我五百鎊。今已死。可赦免。勿問。女皇言已。司考根。卽自棺中出。拜曰。皇恩浩蕩。能使死人復生矣。

義貓

有一婦人。冬月嚮火而坐。一貓入戶。目視其主。哀鳴甚悲。婦人初不留意。而貓鳴不已。似焦。悚異。常此。婦人頗異其狀。然終滯不起。貓見主人不行。卽以爪引其裳。婦人不得已。起隨貓行。入盥室。室中列木簞。水半其中。見其幼女。以首納諸水中。且死。卽抱提而起之。則心感此貓之有人性。厚飼之。

法國公爵

法國有公爵。瑰麗無倫。一日在巴黎教堂聽講。卽有人人在人羣中。

觸之者數。已乃令其迴面視一處。公爵怪之。其人曰。適有女士。悅公之瑰麗。以畫師來。繪盛容。適畫其側面。今欲我公以正面示之。公爵如言。果見有人引鉛筆寫照。寫畢。其人來謝。請公爵自如。已而自拊其囊。而金表及諸珍物。並失矣。

馬發水機

有人飼馬。馬老不能事。其人憐之。不聽騎馭。時縱芳草之上。聽其所如。交冬。則納之廐中。亦不聽出廐外。有自來水之管。其下列槽。剩水無多。頗供馬飲。顧飢渴之飲食。咸不以時。於是馬見人所爲。習而知之。每值思飲之時。則以口轉其機。機動。水出。就槽飲之。飲既亦轉其機。止其水之溢出。其後爲閤人所見。機上加鎖。主人知之。令去鎖。恣馬所爲。於是人人爭以爲異。集觀不去。

人效機聲

旅人乘商舶而行。恆至機器艙中。觀其轆轤而動。用爲消遣之資。其旁亦有人集觀。已而聞有異聲。似輪乾而需油。司機者卽取油。罐。加油。其上聲立止。移時又聞異聲。如前狀。司機尋聲而加油。後遂至二人所立處。復聞前聲。察之。非機澀也。乃二人中一人效機器作乾聲。厥聲彌肖。司機者怒其狡。卽引其領以油灌之。曰。想爾之機器得油。不再澀矣。

狗吻引舟

一童子與一馴狗戲。長日相隨。如昆季之爲歡。一日。人狗同出。瀕湖而遊。童子挾狗。以小舟過湖。登小島而遊眺。繫船於石筍之上。繩鬆而舟逝。迴時而小舟已蕩入湖心。童子欲鳧水引舟。水深勢

不能及。人狗俱留島中。冀明日取救於人。童子忽呼狗曰。爾去引舟。近島。此狗立赴水中。向舟而泅。舟巨。狗吻無力以勝之。狗遂躍而登舟。見舟底有小練狗啣。練入水。引舟徐行。果至岸。童子取狗口之練。引舟近岸。與狗同載。怡然來歸。

瑞典刺客

瑞典中有伯爵以名德聞於時。而小人媚嫉。欲從而害之。倩一刺客伺隙而動。伯爵一不之知。而刺客方以夜至。是時伯爵從子數人來觀伯爵。老人大悅。以果餌延其諸子。食後告行。老人祈禱後且息。正於此時。刺客已入。徐至伯爵榻下。而老人之睡方酣。榻前有燈未熄。客起。挺短刃近榻而趨。忽聞有聲。爆於客之足下。伯爵驚醒。見客執刃。且前。伯爵亦立出手鎗。向此客。客驚落其刃。長跪。

乞命伯爵大呼衆集縛刺客寘之他室詢其所遣客一言告主謀之人遂盡數捕之伯爵思此爆聲胡來已而知諸子中食胡桃適遺其一於地上適所以救伯爵之命伯爵歎曰此上帝所警也

孟德斯鳩陰德

孟德斯鳩者爲法國大哲學家一日在馬賽中以小舟海行乘涼舟中尙有二人咸少年爲銀匠既罷工則划艘爲客遊賞冀於藝外得錢孟氏曰貪矣二人有一人言曰先生果知吾之窘狀亦不以我爲貪吾二人爲兄弟吾父頗欲發迹則盡貨其所有買得一舟爲客載貨至巴巴雷不幸見刼於盜縛至翠波里賣人爲奴吾父賜我兄弟以書言身已爲奴苟得原值者卽與贖身吾兄弟產罄焉得有錢吾父書中復言父子於此生萬不能見矣吾兄弟痛

不。欲。生。故。不。憚。吾。力。必。得。錢。以。贖。吾。父。故。不。自。覺。其。貪。孟。德。斯。鳩。
心。爲。惻。然。於。船。值。外。多。與。以。錢。一。日。兄。弟。方。治。藝。於。肆。中。而。奴。父。
忽。自。外。至。父。子。相。見。大。喜。問。二。子。曰。汝。胡。能。得。多。貲。而。贖。我。或。且。
出。於。弗。正。兄。弟。相。顧。以。爲。未。有。是。事。且。審。父。之。何。由。得。贖。兄。弟。懷。
疑。必。爲。乘。舟。之。老。人。所。爲。後。此。孟。德。斯。鳩。死。自。函。札。中。紀。有。巨。資。
送。翠。波。里。贖。歸。一。人。衆。方。知。奴。父。之。歸。孟。德。斯。鳩。力。也。

雕刻家之言

希臘有雕刻家。每出一技。而評者爭集議其長短。而雕刻家則思。
以術自衛其名譽。一日在雅典中刻一石象。陳諸公園之中。則作。
兩象。一置之廣場。一藏之密室。象出後。人語紛呶。各出一議。雕刻。
家一一如言改定。後始出其密室之精象。俾衆人集議。及祕象出。

時衆皆嘩贊爭黜議之非是雕刻家喜而語衆曰諸君所言至允以吾意孤行之衆皆稱許吾一徇同業之意轉不悅於衆目然則匠心之獨運勝於築室之道謀矣

名馬馴狗

愛爾蘭醫生有名馬一調良而善馳騁此外尙馴養一狗產自牛方冷得高碩而勇鷲醫生名之曰凱徹馬狗至相得互通其意狗當夜中恆臥於馬櫪醫生每出狗隨馬後醫生入時則狗啣馬繮馬矗立弗動有時醫生由病家出診其鄰路乃非遠卽令狗引馬後隨狗馬如令旣至仍立俟醫生之出斯真馴物矣

義馬

英國與敵宣戰有二馬引巨礮行戰時仍伺礮側一日一馬中彈

殞於陣次。其一馬則哀鳴而悲不進。芻豆以傷其友。見芻與豆但以鼻嗅以首四盼。覓其同伴。餘馬固多。而此馬漠然不與同羣。顧不食久。亦羸憊以死。嗚呼。馬尙如此。而負友者對之寧無媿乎。

熊義陷人

深山有隱士。居鄰熊館。熊感其馴已。亦深暱隱士。若其家畜。熊示意於隱士。求與同居。隱士亦慨允之。遂引熊宿其石洞之中。人獸相安無事。久之一日酷暑。隱士臥於洞中。蠅集其面。熊則以爪揮去之。然有一蠅徘徊不去。忽下集隱士鼻端。熊大喜。以爲必得則以掌痛擊之。蠅死而隱士之鼻陷矣。

善終

國王某宮中宿衛至多。有人善滑稽。王許其自由。不繩以私法。滑

稽者往往調諷大臣。至於國王亦加以侮矣。放肆無等極矣。王怒不可遏。將斬之。顧罪定加恩聽其自擇死法滑稽者。卽向王爲禮曰。陛下允臣以死法。臣願老而善終。王大笑允之。然自是亦少斂矣。

穉子力制風狗

某鄉有男女二人。兄弟也。行於市上。爲年皆穉。卽聞人聲大呼。風狗至。二穉子一顧。見一獐狀之風狗。向彼而來。二穉子不亂立。脫其衣。纏諸腕上。以待來狗。一穉子居先。狗立齧其衣。幸不傷肉。而追者已至。立斃此狗。二穉子遂無恙。有人問曰。爾胡不斂避。而與之格。穉子曰。吾固可避。然吾女弟死矣。聞者無不服其有義。且勇健。鷹取子。

愛爾蘭有僖人。欲取鷹巢中小雛。巢在小島之上。島居器拉內湖中。僖人偵得大鳥高飛。則脫衣。晝水登島。果得小鷹。從島中歸。納小鷹於冠中。倒頂其冠。以網蓋其上。正晝水行。大鷹適歸。見小鷹爲人所取。加諸頂上。於是牝牡二鷹力擊其顙。死於水中。以爪攫取小鷹歸巢而去。

寓言

太陽與風爭力。遂定議爭高下。能使道上行人。先褫其衣者。卽爲勝著。風遂大起。而行人愈兜其襟袖。以禦寒。不遽脫也。太陽一出。冷氣卽祛。行人覺暖。光力愈猛。行人卽少息。解衣。行人一解衣。則太陽勝而風敗矣。此則寓言。蓋謂之慈祥。煦人較嚴毅爲得上著。有時難事。以和平解之。若干力。萬氣加以嚴酷之威。人轉不懷。